



胡适传

易竹贤 著



HUSHIZHUAN

胡适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胡适传

易竹贤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HUBEI PEOPLE'S PRESS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传/易竹贤著. -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1

ISBN 7 - 216 - 02346 - 3

I. 胡…

II. 易…

III. 胡适(1891 ~ 1962) - 传记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019798 号

胡适传

易竹贤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70 毫米 × 980 毫米 1/16
字数:462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28.25
插页:1

版次:2005 年 4 月第 4 版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31 991 - 36 990

定价:34.00 元

书号:ISBN 7 - 216 - 02346 - 3/K · 240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书作者于1985年6月访问绩溪上庄，
在胡适故居前留影(颜振吾摄)

(李锐 题词)

题 辞

姜，
兹。
传，
思。
哲人其存志怀
业绩文辈
业图后

2004年5月20日题《胡适传》第4版

三 版 序



《胡适传》修订三版封面(1998年9月)

《胡适传》印行第三版的时候,正处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21 世纪即将来临的年代。20 世纪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世纪: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生产力巨大规模的提高,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将罪恶的殖民主义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以及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失败和自由、民主、和平的胜利,经历 70 余年的前苏联极权主义迅速冰消瓦解,都前空千古,令世人惊叹不已。当人们跨向 21 世纪的时候,和平、民主、自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尝记孙中山先生有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展望 21 世纪的中国,人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将汇入这和平、民主、自由、发展的

世界大潮,为人类做出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所应有的贡献。

一生致力于和平、民主、自由、发展的胡适先生,近十余年来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关注和欢迎,绝不是偶然的。胡适研究在中国大陆也似乎有逐步成为显学的趋势。陆续出版的胡适传记,我所见到的便有:

胡 明:《胡适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6.

沈 寂:《时代碣鉴》,重庆出版社,1996.3.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7.

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10.

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2.

章 清:《胡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8.

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12.

沈卫威：《胡适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10.

白吉庵：《胡适传》，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5.

加上笔者的这一本，已有 10 部之多，在中国甚或在世界的学者名人中大约亦不多见。胡适本人的著作也有多种重印，《胡适全集》正着手编辑，研究胡适的论文著作也时有刊发版行。由此更令人信服：历史既是无情的，又是公正的。

回想 20 年前，我读着从学校图书馆“提存书库”蛛网尘封中翻检出来的十数种胡适著作，修改先师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并着手撰写《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一文，犹不免如履薄冰之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奔涌，“实事求是”方针重新确立并不断深入人心，学术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较之 10 年前，20 年前，胡适研究有了相当可喜的成绩，上述 10 种胡适传记的问世并受到学界和读者的欢迎，便是明证。

诚如王信编审所言，这些传记的出版，“表明学术界对胡适研究向全面、丰富、完整方面的努力和历史深度的追求”；而且，“像胡适这样在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有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人物，传记和评传是可以出版不止一种的，后来者只要有所前进，有所增添，有所开拓，就是值得出版的，也会为学术界所欢迎的。”（见胡明《胡适传论》卷末附录“专家推荐意见二则”）然而有位研究员却要抹煞以前出版的所有胡适传记作品，说它们“大都质量平平，水准不高，并同项重复，在新文化运动几个小圈子里打转，对胡适的评鹭也缺乏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同前）。这里我要为上述几种传记的作者朋友说几句公道话，据我读过他们的书的印象，虽然也各有缺点和不足，比如确有某种“同项重复”之处，这大约也是写同一传主的传记所难免的；但也都各有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每种都给我以启迪。这几种书的作者都力图对胡适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而且大多叙评涉及胡适的家庭、婚恋、学习、新文化运动、文学、哲学、教育和学术事业、思想、政论和政治、外交、翻译等诸多方面，似乎没有一本如某研究员所指责的那样只“在新文化运动几个小圈子里打转”的。方今胡适研究力量尚比较单薄，阵势也不够齐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确实还不多。这就需要学术界、评论界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也需要中肯的指摘缺点和正确的批评引导。某研究员也许并未读过这几种胡适传记，而公然全都加以抹煞，这种评论之风，我以为是不足为训的，对于胡适研究及一切学术研究的发展也是没有好处的。

说到对胡适评鹭的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我想现在国内的研究者们大

多有此心愿,而具体掌握方面却也可能存在一些歧异。这就需要讨论或争鸣。改革开放至于今日,仍然顽固坚持庸俗社会学,以单一的政治评价模式来简单地公开否定胡适的人,大概不会多了。但是妨碍客观、公正地评价胡适的因素也还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大约有两种。一是跳不出沿袭多年的庸俗社会学的陈见,如在文化领域及文学与学术领域划分所谓“左、中、右”,视胡适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强的部门,抱这种陈见的人可能还不少;而在文艺学术领域则是影响残留。如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中,胡适的形象几乎丑化。这本《胡适传》初版虽然摒弃了单一政治评价模式,而代之以多层面文化评价模式,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所谓“右翼”陈见的影响。初版“前记”中说:“作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一个倡导者,胡适在‘五四’时期确实有过进步的和革命的作用。他与陈独秀齐名,成了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人称为‘陈胡’。”这样的评价与“右翼”的说法显然是矛盾的,前者方才符合当时运动的实际情况,后者则属庸俗社会学陈见,修订版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改动。其他有关胡适的论著或传记,有的也不免这种陈见的影响。几十年的批判禁锢,几十年的主流话语,要走出它的阴影,谈何容易!二是情绪化,以主观情感遮掩以致代替客观的历史真实。比如段祺瑞拼凑的“善后会议”,原是与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胡适对它本来也“有许多怀疑之点”,却竟不顾友朋和舆论的劝阻,贸然要去“试他一试”;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对劲方声明退出,“总算从泥淖中抽身逃脱”,明显是他生平行状中的一个劣迹。稍后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致胡适信(1927.2.2),曾将他“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与“首倡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命”相对举,也明显是将前二者视为污点。而有的论者却曲为赞美之辞,说胡适“奋不顾身敢跳泥潭、敢闯畏途的勇气与识力,他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憨态与傻气,又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而且这跳泥潭的勇气与傻气中还“蕴孕”什么“不少精金美玉”,还将“透露出独特光辉”,并使“他的思想先行者形象”“益发高大,益发厚重”。这就奇怪了,既为“跳泥潭”,连胡适自己也不得不“从泥淖中抽身逃脱”的举动,何以又来“不少精金美玉”?跳进泥淖的形象有什么“光辉”?算什么“先行者”?何以“高大”“厚重”?这样的赞美,实际上已完全脱离客观历史的真实进程,而将胡适抽象化和情绪化了。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胡适“逛窑子”的问题,有的论者定要为胡适辩解掩饰,说他只是吃花酒、打茶围、打牌,不是嫖妓女,“类似”时下到酒吧歌厅召唤几个“陪酒女郎”而已。这么一个“类似”,便把胡适自己视为“人类大耻”、“人道大恶”、“社会大罪”的逛窑子说得

轻飘飘的了。其实两者的区别很大。时下的“陪酒女郎”中确也有少数暗娼，但这少数暗娼的行径却是非法的；而一般的“陪酒女郎”，与旧社会公开登记悬牌应召的“妓女”是根本不同的，时下的“酒吧歌厅”与往日的“窑子”也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混同呢？所谓“吃花酒”的“花”即指妓女，即为“嫖”之一端，并非一般的如时下到酒吧去喝酒。被胡适评为“嫖界指南”的《九尾龟》一书，其中所叙狎妓（即嫖妓女）行径，十之七八即是“叫局”、“吃花酒”、“打茶围”、“打牌”诸事。1914年6月30日，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有“提倡禁嫖”之论，曾将自己在上海“叫局吃酒”列为“嫖”的惟一例证，并说“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但胡适有“容易沉溺的弱点”，“若有嗜好，必然沉溺很深”，1922年10月在济南，1925年9月在武汉，仍有狎邪之游，《胡适的日记》中记载的自然也只是“看看”、“逛窑子”之类。1926年初，胡适竟还带他的旧友根内特（Lewis Gannett）去上海的两家妓院，“叫他看看中国情形”；根氏于3月5日寄信严厉批评胡适，并劝他“离开”上海这个瘟疫之地，否则将会一事无成。胡适很受感动，认为“这种朋友很不易得”，复信根氏，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又把根氏的原信贴在日记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可见胡适的“沉溺”是相当深的，但他改过的决心也是很大的，这种责己自省的态度和精神才是值得称赞的。胡适曾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信）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替胡适遮掩或辩解他自己承认并决心改正的错误，而将他打扮成什么“圣人”。

至于笔者的这本《胡适传》，自然也属于“质量平平，水准不高”之列。而初版、再版各印一万册，以每册二至三人读过计算，至少也得到四五万个读者的关注与欢迎，国内外几十家刊物报纸发表的评论介绍，也表明中外学界朋友的关心和评价，亦聊足自慰了。这次的第三版，只改正几处排印错误，添了几条注文，增印几幅插图，错误和缺点仍所难免，仍祈读者和方家指正。

1997年11月8日作者记

修订版序

《胡适传》出版已经七年多了。犹记 1987 年 4 月,一万部精装本《胡适传》已整整齐齐、静静地躺在了书库里,却不得与广大读者见面。几经周折,终于这年 10 月 21 日获准发行。至年底 2 个月零 10 天便销售一空。反响也颇为强烈,有北京、香港、澳门、台北、纽约等地共 40 余家中外报刊发表评论或介绍文字。现中国大陆出版的胡适传记,我所见到的已有五本;胡适著作也有多种重印,且不断有研究胡适的论著问世。这就说明,“胡适”这个名字在读者中还是有影响的,受欢迎的。

正如本书初版《前记》所说,现在海内外对胡适的评价,通过逐步讨论交流,正在“逐步接近”,多次有关胡适的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者聚晤交谈的融洽气氛和友谊,便是明证。诚然,数十年的分离与阻隔,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见仁见智,亦在所难免。而随着海峡两岸及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展,学者们互相切磋,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胡适研究定会有更深入的发展,更丰硕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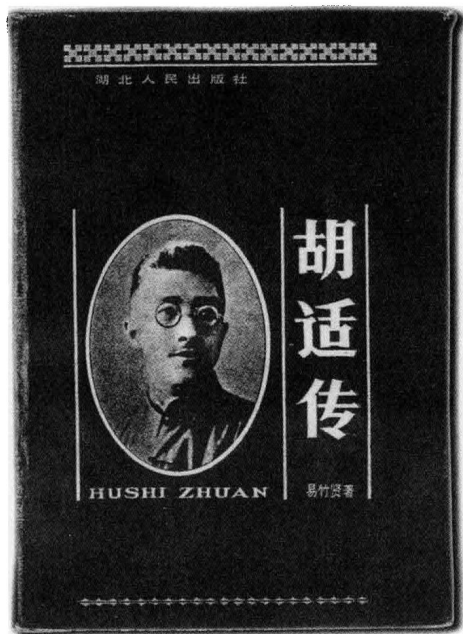
胡适曾经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的学术思想和著作,在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有过巨大影响。这是一笔迄今仍值得研究和借鉴的重要遗产。应该高兴的是,较之七年前,胡适研究已有相当成绩。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人,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前景无可限量。同他们一起论胡适,谈学术,获益良多,尤使我觉得似乎也年轻几许。数年来与台湾友人陈宏正先生通讯,晤谈,多获助益,并承他惠赠台版胡适著作多种,更增添研究的兴味与方便。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吕实强先生曾撰专册评论本书,于我亦多有启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看过本书,也曾细心地提出 11 处修改意见(个别处系排印错误),多数已采纳在这次的修改稿内。若非胡适先生的因缘,哪得结交这许多良朋好友?稍感遗憾的是,研究胡适的队伍尚嫌薄弱一点,阵势也不够齐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这与胡适学术思想业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很不相称,离改革开放和建设民族新文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愿海内外学界友人共勉,携手再创新局面。

这次再版,修改整理的时间相当紧,赖历年积存的修改意向与资料皆注于自存本上,进展颇为顺利,除校正排印舛错,增添某些材料之外,好几节改

动亦颇多,有的节几乎是重写;并抽出原“附记”,改题“传余”,含“丧葬”、“遗著”二节,为第14章,全书评断或许更客观公允一些,而基本构架则一仍旧贯。此书一版、再版,多得友朋帮助。湖北辞书出版社社长刘道清先生和湖北人民出版社董玮先生为赶出本书,都付出过紧张而辛苦的劳动;而在紧张写作与修改的日子里,我的夫人张英吾女士,协助查抄资料,整理书稿,议论题旨,间亦指正错漏字句,内务的操劳与照顾更不待言,所以她实在是本书未露面的一位作者。

1994年9月14日晚,作者记

初版前记



《胡适传》初版封面(1987年4月)

提起胡适,今天大陆的年轻朋友大都不知其何许人了。即使40岁上下的中年人,对胡适的了解,恐怕也大多只限于一个“反动文人”的印象了罢。然而,胡适其实是现代中国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影响颇大的历史人物。就其在文化领域的地位和影响而言,大约只有鲁迅堪与匹敌;他们两人后来分别代表着两种思想文化和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战线上对立着的两面旗帜。

胡适(1891—1962)比鲁迅(1881—1936)小整整10岁零83天。鲁迅逝世快60年了,胡适去世也30多年了。而他们两人的思想和著作,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中间,仍在不同程度地起作用。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绝大多数人几十年来始终热爱鲁迅,崇敬鲁迅。这是因为,鲁迅为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的解放,挥笔奋战了一生。他的全部著作和一生言行证明,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不愧各界人士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崇高评价。鲁迅一生并没有参加共产党,事实上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化事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对于胡适,目下大陆和台湾的评价颇有歧异;但我们相信,只要大家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并出以公心,是可以逐步讨论,逐步接近,以致统一起来的。胡适曾经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改革,作为当时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名战士,他是蜚声遐迩,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后来他逐渐由标榜“独

立精神”的自由派学者，最终倒向国民党政府一边。全国解放前夕，他不得不出走美国；1958年又回到台湾省，1962年便死在那个孤岛上。终其一生，胡适并未参加任何政党，而事实上他却是倾向于国民政府的那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胡适作为新文化的战士，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发展的复杂过程。他的复杂思想和经历，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诸种复杂矛盾的产物。这就需要我们做出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决不是用一个“反动文人”或“现代孔夫子”这样简单的判词所能概括得了的。例如，作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一个倡导者，胡适在“五四”时期确实有过进步的和革命的作用。他与陈独秀齐名，成了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时人称为“陈胡”。他作为一个学者，可以当得起“终生勤奋，著作等身”八字的考语。无论在文学革命、白话诗文的倡导与创作方面，或者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及古史研究方面，或者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与整理方面，胡适都有开拓性的贡献。他一生获得美国、英国、加拿大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一些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多达35个。这大约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文化史上的地位，在国际学术文化界的影响，是不应该抹煞，也不能够抹煞的。然而，当他由思想理论上的自由主义，发展到政治上依附于国民党政府以后，学术上便也鲜见精彩了。晚年居留美国，成了人民中国的反对派，直至最后客死台湾岛，他所留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和《四十自述》等几种著作，仍然都是几十年前未完待续的“半部书”，不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吗？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实在”，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胡适却说，它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这种说法，只要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同意，一个人的历史，为他本人一生的言行所写定，自己不能任意增减半分，他人也休想任意涂抹装扮，否则便是歪曲历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也不例外。即使是专制时代，那些正直的有史德的史官或史学家，也会尊重历史，秉公直书，并不任意涂抹，歪曲历史真相的。然而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他们对历史的叙述与评论，往往难免片面和偏见。只有到了今天，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的人民史学家，才有了充分的条件，给历史做出正确的描写和公正的裁判。

对于现代中国文化领域的两面旗帜，我自然最崇敬鲁迅。曾写过一本小书，试图在着重叙述鲁迅伟大精神的同时，也不回避他的弱点和短处，实事求是

是，或者反而可以令人更觉鲁迅的可敬可亲罢。然而，我也喜欢研究胡适这样复杂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我写这本《胡适传》，也只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试图比较客观真实地勾画胡适“这一个”复杂人物的像，和盘托出他一生的成功与失败，悲剧和喜剧，灵和肉，功与过。人们从这里或许能更真切地看到过去时代的脚印，听到时代前进的足音，以憧憬未来更美好的时代。

为此，我怀着热忱的希望，把这本书献给全国的青少年朋友和热心的读者。

1985年7月23日，在秀丽而
又炎热的珞珈山下，作者记

题辞·····	[3]
三版序·····	[4]
修订版序·····	[8]
初版前记·····	[10]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891—1904)

1 家乡和家庭·····	[1]
2 年轻守寡的母亲·····	[9]
3 入家塾,拜孔夫子·····	[15]
4 “糜先生”讲故事·····	[20]
5 从拜神到打菩萨·····	[24]

第二章

上海求“新学”

(1904—1910)

6 乡巴佬变成“新人物”·····	[29]
7 读《天演论》、《新民说》·····	[34]
8 作者、编者、记者·····	[40]
9 脚气病与做诗·····	[46]
10 浪荡子痛改前非·····	[51]

第三章

西乞医国术

(1910—1917)

- 11 弃农学文·····[58]
- 12 几乎做了基督徒·····[63]
- 13 对美国生活和政治的兴趣·····[68]
- 14 共和与帝制问题·····[73]
- 15 从杜威攻实用主义哲学·····[78]
- 16 真博士,还是假博士?·····[83]

第四章

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

- 17 《新青年》、北大、陈胡·····[91]
- 18 娶了一位小脚夫人·····[99]
- 19 打孔家店·····[112]
- 20 教“中国哲学史”·····[119]
- 21 赞扬毛泽东和孙中山·····[126]
- 22 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132]

第五章

文学革命

(1917—1922)

- 23 首举义旗·····[137]
- 24 文学观念的革新·····[143]

25	最先“尝试”白话新诗·····	[149]
26	翻译有功,创作无力·····	[158]
27	造一个中国的“娜拉”·····	[162]
28	为无名青年立传作序·····	[167]

第六章

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

29	“国粹”与“国渣”·····	[173]
30	疑古精神·····	[179]
31	用历史演进法考证小说·····	[183]
32	对金圣叹“一分为二”·····	[187]
33	开创“新红学”·····	[193]
34	与鲁迅的交往·····	[204]
35	“考据癖”的乐趣·····	[208]

第七章

在歧路上

(1919—1926)

36	“问题与主义”之争·····	[212]
37	《努力》谈“好政府主义”·····	[218]
38	“不想替帝国主义辩护”?·····	[223]
39	二进宫·····	[227]